



那个 春季

木鱼鸣晚◎著

——曲青春史上切肤锥心的绝唱
——组破译幸福纯爱的温馨密码
——一段真实催人泪下的疼痛记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木鱼鸣晚◎著

那个季节， 春暖花开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个季节,春暖花开 / 木鱼鸣晚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506-0209-0

I. ①那…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9790号

书 名 那个季节,春暖花开

著 者 木鱼鸣晚

责任编辑 王 卓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廊坊市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廊坊市广阳区白家务田古营村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03月第1版 2011年0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09-0

定 价 28.0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 录

第一章 尚小可 1

(壹)	1
(贰)	3
(叁)	6
(肆)	8
(伍)	12
(陆)	15
(柒)	18
(捌)	20
(玖)	21
(拾)	23
(拾壹)	26
(拾贰)	29

第二章 陆一鸣 33

(壹)	33
(贰)	35
(叁)	38
(肆)	43
(伍)	46
(陆)	51
(柒)	55
(捌)	58
(玖)	62
(拾)	65
(拾壹)	70



(拾貳) 73

第三章 尚小可 77

(壹) 77

(貳) 79

(叁) 82

(肆) 84

(伍) 87

(陆) 90

(柒) 94

(捌) 98

(玖) 101

(拾) 102

(拾壹) 104

(拾貳) 106

第四章 陆一鸣 111

(壹) 111

(貳) 113

(叁) 115

(肆) 120

(伍) 123

(陆) 127

(柒) 130

(捌) 133

(玖) 137

(拾) 140

(拾壹) 144



那个季节，
春暖花开

(拾貳) 148

(拾叁) 152

(拾肆) 156

(拾伍) 160

第五章 尚小可 165

(壹) 165

(貳) 168

(叁) 171

(肆) 173

(伍) 178

(陆) 182

(柒) 186

(捌) 192

(玖) 196

(拾) 198

(拾壹) 200

(拾貳) 205

(拾叁) 208

(拾肆) 212

(拾伍) 215

第六章 陆一鸣 223

(壹) 223

(貳)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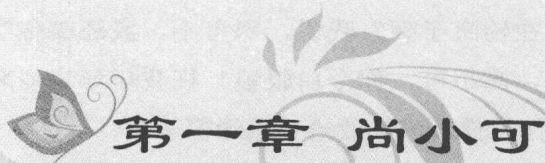
(叁) 229

(肆) 233

(伍) 237



(陆)	240
(柒)	242
(捌)	247
(玖)	250
(拾)	253
(拾壹)	256
(拾贰)	260
(拾叁)	263
(拾肆)	266
(拾伍)	270



第一章 尚小可

(壹)

陆一鸣发来短信的时候，我正色迷迷地望着前面一帅哥。那型男估计被我一脸色相唬得找不着北了，神情错愕，愣是没注意地上，一脚板儿便踩进了阴沟里。

我正乐得不亦乐乎，陆一鸣的短信就过来了。

他说，女王，女王，我三藏。我已到狮驼国，你在哪里？请回复。

我说，绿色球场。发完短信，我接茬儿欣赏过来过往的帅哥。我天生一色妞，舍友们称我是中国氓女的一激进先锋。一鸣有次威胁我，他说，尚小可，早晚我会将你丫那双招子抠出来。他刚说完这话，我立马就猫进他怀里，温情脉脉地望着他。我估计当时他就溺进温柔陷阱里了。他的脸色立马异常温柔，他说，小可，我和你逗着玩呢，别当真啊。我继续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我说，一鸣哥，要不……要不我借你俩胆儿？一鸣那天老郁闷了，我却格外心花怒放。

一鸣又发来短信说，女王，女王，我三藏，想你，吻你。你在做什么？请回复。

我说，别来烦我，钓驸马呢！

我刚把信息发过去，一鸣的短信接二连三发过来，振得我手心阵阵酥麻。我估计他一准儿是把短信当炮弹使了，想把我炸歇了一解心头之怒。他说，在做什么？钓驸马？小可，你可忒不厚道啊，我还尚在人间，你就想红杏出墙，可不带这样的啊。

我不理这茬儿，继续给这小样儿钓金龟婿。一鸣急了，打电话过



来说，小可，你真在钓凯子啊？我说，那可不，我还骗你啊？一鸣立马就暴躁了，他说，尚小可，你个白眼狼！枉我年年岁岁暮暮朝朝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疼你想你，你丫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说，哟，小样儿，还蛮有文采的嘛！忽悠，接着忽悠！

说实话，我就喜欢一鸣气急败坏的模样，这厮急了，鲜活的一张关公脸，倍儿逗。往常这时候，他一准儿会将我拽进怀里，特流氓。为这我没少骂他猥亵男，可这丫嘴硬，最可气一次，他竟然把大禹给搬出来了，他说，我怎么猥亵了，圣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是三过女厕而不入，我丫是圣人他大爷。我当时就笑喷了，想敢情这小子不知道什么叫害臊。每次，我都在他的淫威之下屈服，不敢再跟他瞎贫，那叫一个憋屈。可他却一脸坏相，跟那儿嗤嗤奸笑。不过，一鸣笑起来挺好看，飞眉入鬓，皓齿明眸，很像传说中的白马王子。为此，没少让别人笑我花痴。

可今天苍天终于开眼了，这小样儿现在正关在教室里上课呢。一想起他龇牙咧嘴但拿我没辙的模样，我就觉得格外喜庆，格外舒坦。

一鸣见硬的不奏效，立马来软的。他说，小可？

我说，有话快说，别碍我钓凯子。

一鸣的语气特温柔，小可，你别钓凯子了。下课后带你去盘龙江边，你等我。

我说，嘿，大哥，你脑子短路了吧，没事带我去那边干吗？

一鸣说，我带你去那边，我也穿上一件马甲，我也效仿赵本山小品里面的那小样儿，哧溜一声钻进水里，然后让你钓，小可，你还别……别不信，你这样钓，一准儿是个金龟婿。

我扑哧一声就笑了。一鸣听我笑了便说，怎么？行了吧？

我镇定一下情绪，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然后直接挂断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将手机塞进兜里，他的电话又一遍遍打了过来。我接起电话说，你个祸害，敢情你不知道什么叫闹心，我好不容易有个红杏出墙的机会，你就别碍事了啊！

一鸣沉默了半晌，突然像杀猪般吼叫起来，尚——小——可。

我装做特无辜特纯情，说，嗯？怎么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面前正过来一帅哥，而且绝对帅得掉渣儿。我的色劲立马又上来了，我对一鸣说，这有个帅哥老有型了，不说了，我先挂了啊。

挂断电话后，我在那儿前俯后仰穷开心，笑得脸皮发麻腿脚抽筋儿，笑得日月无光地动山摇。我想，小样儿，我终于报仇了。

我把刚才的事儿在电话上可劲儿地向一姐妹絮叨，正说得眉飞色舞，突然身后有人就把我搂住了，还没等我缓过神来，那厮俯身就要吻我。我玩命地顶着这人下巴，可是任我狂抓乱挠穷挣扎，这丫就不松手。

一分钟后，我对一鸣一边拳脚相加一边叫嚣，我说，陆一鸣，你个大尾巴狼，你不知道这是大白天啊？青天白日里你强抢良家妇女，还有没有王法？

一鸣一脸坏笑，说，我和娘子、孩子热炕头，天王老子来了我都不惧！

我说，那这青天白日的，你如此肆无忌惮，这不是影响校容吗？这不是给财大抹黑吗？

一鸣来劲儿了，冲着球场上几个打球的大尾巴狼叫嚣：哥几个，刚才我这举动影响校容吗？我这是给财大抹黑吗？

那几个大尾巴狼立马起哄，说，这哪能影响校容啊，这不是在为财大增光吗？兄弟，要不你给哥几个再来一出！

一鸣这丫更来劲儿，在那呵呵傻笑，说，行！哥几个，麻烦你们看好了先！

我立马感觉苗头不对，夹起尾巴撒丫子便跑。在跑之前，我对自己说，一鸣这厮，的确是一没心没肺的中山狼！

（贰）

子系中山狼。没错。可当初这中山狼用一片面包、一瓶矿泉水就

把我忽悠到手了，你说这事儿多新鲜啊！我记得当年，全国的猪肉价格正一路飙升，学校里有句话这么说来着：大师兄，听说二师兄的肉现在比师傅的肉都贵了。宿舍的姐妹儿挤对我说，沙师弟，可不是嘛，我还听说嫦娥姐姐的身价比面包、矿泉水还便宜呢！

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上了这白眼狼的贼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想想那时候的情景，倒是蛮温馨的。我那会在文艺部当个小干部，有事没事就指挥着手下一群美眉排练啊演出啊，有时还饿着肚子，革命意志坚定得跟八路军过雪山一样一样的。

有一次，排练完了，出门我就看见了陆一鸣。当时这丫跟一碉堡一样，站在大风中，眯着眼傻兮兮地看着我。我想敢情这小子是阴魂附身了。因为当时谁都知道这碉堡粉丝无数，贼牛掰，借用别人的话说就是玉树临风才高八斗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小潘安，而且格外绅士特有风度。我还道听途说，这小子谈吐风雅，彬彬有礼，跟他喝茶的时候老享受了，说他善于倾听，就算嘴里含着茶水，听到你的倾吐也不忘微笑着点头，以示默许。

总而言之，就是“鸭子太嚣张，兔子太多嘴，我是猪，我很乖”的那种人。也就是这个原因，坚定了我上这条贼船的信仰。后来想想，这是谁胡掰的啊，上帝撒个谎好歹还整个人妖出来，这人撒谎怎么可以这样滴水不漏啊，我要知道是谁这么说我真善了个哉的！

本来我一花痴天不怕地不怕，可那天我格外心虚，感觉心里跟小鹿一样扑腾扑腾地乱撞。

一鸣就在这时走过来，他说，尚小可，我等你很久了。我装得跟一乖乖女似的，声音倍儿柔，我说，你等人家干什么啊？一鸣说，我知道你排练了一天，晚饭还没吃呢，给你送些吃的。

天地良心，我发誓当时我真没打算哭，可是我的眼泪就那么稀里哗啦地流了下来。一鸣那天特有味道，他托起我的脸，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那么神圣那么虔诚那么小心翼翼地为我拭去了眼泪。他说，小可，别哭，女孩子哭起来就难看了，肚子一定很饿了，赶紧吃吧！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争气，眼泪流得那叫一个酣畅。后

来，是一鸣这小子喂给我吃的，你说当时我多矫情，真该千刀万剐。

那天晚上回去，我在我的大床上贼乐和儿，看什么都倍儿顺眼，连那天花板好像也冲我傻笑。因为我终于如愿以偿，从一鸣口中听到了我等了很久很久的一些话。他说，小可，让我照顾你吧，我可能不能给你大富大贵，但是我相信我能用一辈子来守候你。我望着他那双温柔深情的眼睛，突然热泪盈眶，我钻进他怀里，眼泪和鼻涕都蹭到了他的衣襟上。我一边蹭一边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但是不管是不是梦，当时我便笃定猫在他怀里，一辈子再也不出来了。

就这样儿，我便上了这小子的贼船。可等上了船，才发觉不对劲儿，这小子也是一爱贫的主儿，有事儿没事儿就欺负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哪有什么绅士风度啊，纯粹一披羊皮的白眼狼！我记得我曾不止一次骂一鸣白眼狼，可这丫回击我，他说，我乃白眼狼，子系东北虎。母虎与狼共枕，可叹！我当时真想磨刀霍霍废了丫。

陆一鸣追上来，装做特无辜地说，小可，你跑什么啊？

我一眼横过去，说，小样儿，恭喜啊，你又旗开得胜了。

一鸣说，什么啊，还不是我的乖猫咪谦让我！

我说，臭美，谁是你的乖猫咪啊！打死我都不做你的乖猫咪！

一鸣认真了，愁眉苦脸的，格外沮丧。他说，小可，真的啊？

我贼眉鼠眼地望着他。我说，那可不，我可不是你的乖猫咪，我是一只母老虎。我一边说，一边吼吼叫嚣，同时张牙舞爪着往一鸣怀里钻。

一鸣这下得意了，冲我一个劲儿地嘿嘿。他说，小可，咱们现在玩八戒背媳妇的游戏吧。我二话不说直接蹿到他身上。我这时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小乌龟见一只蜗牛练长跑，问：你在干什么，慢吞吞的？蜗牛：我在练长跑。乌龟鄙视地说：上来吧，我带你。乌龟背上有只蚯蚓看到蜗牛，说：坐稳点，老快了！一鸣这丫的还真配合我，他说，坐稳了，老快了！

我扑哧一声就笑了，我说，一鸣，你丫真是一妖孽！

(叁)

刚出了绿色球场，我就看见了一鸣的一群狐朋狗友。我说，一鸣，曹彬他们。

一鸣说，看到了。那你还不赶紧下来？

我撒赖说，人家都看到了，现在下来也无济于事，还是让我赖一会吧？

一鸣叹口气说，嗨，这一辈子我算完了。

我弹他脑瓜顶抗议，什么叫完了？背着我那是你的荣耀，知道不？

陆一鸣说，小可，是不是荣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总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

我说，嘿，小样儿，想了多少年了吧？美得你个大鼻涕泡！

正说着，就听见曹彬不怀好意地一阵奸笑。他冲着陆一鸣喊得那叫一个脆声。一鸣，你个败类，男人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一鸣说，哪能啊？我这是知道疼老婆体恤女同胞。

曹彬说，呦，疼老婆，那你知道疼兄弟们吗？

杜小君也凑乐。就是，就是，小可，你丫的下来，赶紧的。我也骑这千里驴乐和乐和。

一鸣说，滚你丫，你才是驴呢！

杜小君说，我算是看出来了，一鸣你就是一个见色忘义的主儿。

一鸣回答，你没听说过吗，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我七手八脚地裸奔了二十多年，刚找了件衣服穿上，我容易吗我？

然后，我就看见几人都已瞠目结舌。我心里琢磨，要说贫他们哪是陆一鸣的对手啊？那可是我手把手调教出来继承我衣钵的，于是立马乐了。

这群大尾巴狼见贫不过一鸣，各个把矛头对准了我，那眼神分明是想将我灭之。我不理这茬儿，继续赖在一鸣背上，自顾云淡风轻。

杨金禄这时候开了口。别穷掰了，说点正事儿。今晚咱们在哪庆祝啊？女人总算回来了，咱们说什么也得让这孩子乐和乐和，起码人家是重获新生啊！

我心里想，嘿，什么时候杨金禄这小伙也变一大尾巴狼了，往常他不是西装革履，一脸绅士之相，特积口德吗，怎么今天说话这么损？人家张萱萱不过是夭折了爱情，又凑巧回家了两天，跟重获新生有吗关系啊，好像人家真诈尸了一样。

他们说的女人，也就是张萱萱，我的学姐，陆一鸣同一届的，跟陆一鸣、杨金禄、曹彬、杜小君他们四个号称“财大五剑客”，而我背地里习惯叫他们“五贱客”。那会儿，他们的感情就像人民币一样坚挺，你要说刘关张三人掰了有人信，可要说这五人吵架了那绝对是讹传。据说，这萱萱学姐倍儿牛掰，有次公众抢答竞赛，裁判问：“英雄宝刀未老”的下联，这孩子磕巴儿都不打，直接来了一句：“老娘风韵犹存”，对得那叫一个工整。但是，牛掰的不止她一个，杜小君这活宝比她还牛掰。那是他们大三考线性代数的时候，几个人都没复习到位，结果考试下来，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唯独杜小君春风满面，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大家问他怎么回事，这活宝神秘兮兮地说，等卷子发下来后，你们就明白了，我有撒手铜。几人就纳闷了，莫非是有杨老师罩着，想想也不对，杨老师是跟他们几个关系瓷实些，但也不针对杜小君一人啊。后来，与杨老师一起喝茶时，大家顿悟，不过杜小君那科还是挂了。因为杜小君在卷子上和杨老师套近乎，他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多给几分行不行？杨老师当时就在后面跟了一句批语：春风不度玉门关，情与分数不相干。

杨金禄说完这话，一群狐朋狗友们立马开始合计，有说去八点半酒吧的有说去温莎KTV的有说去上岛咖啡的，整得隆重得像联合国的决议似的。我这时候瞥了杜小君一眼，看见这活宝今天显得额外忧愁，



脸上像是罩了一层阴霾，拨都拨不开。我心想，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杜小君这活宝也有惆怅的事儿？

(肆)

到了晚上，我们这一票不良少年杀气腾腾地向八点半进发。路上，一鸣对我说，哎，听说今晚封啸也在。我说，在就在呗，什么新鲜的事儿？一鸣突然压低了声音，他说，听说今晚相亲。我一听这话就觉得天翻地覆。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一鸣靠在座背上神秘地说，是谁告我你就别管了，不过以后……嘿嘿，可以高枕无忧了。陆一鸣说完这话，冲我嘿嘿阴笑，表情那叫一个奸诈。

也难怪陆一鸣这么得意！封啸这伪君子好逑窈窕淑女，他可遂意了！因为陆一鸣一直对我和封啸旧年的那些事儿耿耿于怀。

不过我与封啸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封啸的妈妈和我家管事儿的主儿是拜把姐妹儿，这俩姐妹儿早年受封建思想毒害忒深，弄了一个所谓的娃娃亲。我和封啸也算是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等我们大了后发现这事不对啊，敢情我俩以后要在一起憋屈一辈子，这哪行啊？于是，俩人开始合计，最后还是打算欺瞒父母，俩人表面上一对儿，背地里各找各的主儿，谁也别碍谁的事儿。可等我和一鸣恋爱后，封啸至今还光杆儿呢，为此，我没少骂他窝囊废。一鸣就为这事儿钻牛角尖儿，说封啸至今单身没准儿是对我图谋不轨。我心里盘算，丫的，人家要对我图谋不轨，还轮得到你来祸害我这小丫头片子，真是没事找抽型。

我故意伪装得失魂落魄楚楚可怜，我说，真的啊？一鸣一见我这个样子，立马沮丧异常。我跟一鸣装猫腻，他却不理我。我一时气堵，嘟起嘴转身也不睬他。我说，哼，小气鬼，小醋缸，爱理不理，我也懒得理你！一鸣听我哼了一声，他也哼哼两声鄙视过来，我哼哼

哼回击过去。我估计他被我击溃了，坐那儿不吭声了，好半天后，才小声嘀咕：大萝卜，大花痴，心虚了还不许人说，哼，小心我也让你头冒绿光。

我听得出来他在跟我装委屈，不过他后面的半句话令我心里不爽，于是，我猫腻过去，捏着他鼻子说，你说什么？

事实证明，一鸣被我欺压惯了，早就是“身无二两骨，一身奴才筋”的小陆子。他说，小可老佛爷，我是说奴才愿意在您身边伺候一辈子，绝不会让您头冒绿光。我一听这话喜庆了，于是决心就此放他一马。

车停到酒吧门口，下了车立马觉得进了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我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票人，个个都打扮得流光溢彩、花枝招展。我心想萱萱学姐真眼儿，像是前朝的老佛爷，出门带那么多宫女、太监、侍卫、总管什么的，真气派！

正感慨呢，听见有人叫我，我一寻思，这是谁啊，声音那么淑女。一回头看见人群里一美女正冲我摆手，心里那叫一个惊讶。我立马奔过去拉住她，我说，林俊儿？是你吗？你不是在澳洲吗？咋会在这？我说这话的时候，语速跟机关枪似的，主要是因为太惊骇了。想想也是，一位销声匿迹了多年的好友突然在你跟前横空出世，换你你也惊骇。

林俊儿一反小时候的坦克性情，娇滴滴地说，那个……那个……

我一见她红扑扑的小脸蛋，立马领略了几分，敢情与封啸相亲的那位神秘人物是她？与此同时，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我心想，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也难怪我反应这么大。仔细说起来，我、封啸、林俊儿仨人的关系，那叫一个源远流长，我们祖辈那是世交。我和林俊儿是发小，是那种光腚和泥巴扮家家一块玩大的闺中密友。提起“闺中密友”这个词，封啸一直唱反调，他说林俊儿是我的“闺中毒牙”。封啸与林俊儿打小不和，当初的林俊儿跟我德行一样，伶牙俐齿、雷厉风行，也是一横冲直撞的小坦克。而封啸不善言辞，所以在言语上没少受林俊儿的欺凌。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封啸有天刮了个光头进了教室，正



好语文老师叫林俊儿造句，当时俊儿出口成章，她说，封啸剃了个光头，就跟少林寺里的小秃驴一样。林俊儿的一句话，全班哗然，各个笑得严重缺氧，只有封啸一人憋屈了一整天。那之后，林俊儿的诨名就开始叫“闺中毒牙”。林俊儿高中时候去了澳洲，一去便是多年，这些年来我们的联系日益变少，所以这次她回归中土我一点都不知情。不过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不，数年后我们又重逢了！

我向林俊儿上三路下三路打量了一番。我记得她走的时候还是一青葱丫头，瘦胳膊细腿的，胸前的两只小白兔还没长大呢，怎么一晃神儿的工夫就出落成一尤物了？我心想，封啸这下可真是福星高照赚大发了。

林俊儿也是活蹦乱跳的，我问她怎么来这里的啊？跟谁来的？林俊儿神秘地说，领我来的这位密友你也认识！

我顺着林俊儿的手指望去，这下更惊讶了。只见我的那口子和她说的那人正在一起掰扯呢，表情那叫一个亲昵。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关键是林俊儿所指的那人。我突然就感慨，TMD，这是生活吗，这纯粹是在演电影嘛！

我和陆一鸣刚开始恋爱那会儿，这小子嫌我花痴，没少说休了我。我跟他叫板儿，你现休，想娶我的排队一火车皮呢！一鸣的嘴巴忒刻薄，他说，就丫你这德行谁敢要，那还不是爱斯基摩人的耻辱啊？我说，嘿，小样儿，你还别不信，我现成给你弄个进口的。

我说的进口的就是林俊儿目前指的这祸害，长居中土的越南人，中文名叫安应龙，是我的高中同学，不过这丫中文说得贼溜儿，也是一爱贫的主儿。我和安应龙实际上也没发生什么，就是他对我曾暧昧过一阵子，我发誓值得我回忆他的绝对是纯粹的友谊。高一下学期他回国去了，俩人渐渐失去了联系。我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添油加醋，向陆一鸣说得天花乱坠，无非就是某某追我追得死去活来我就是不答应，后来人家非要给我殉情自杀之类的。我怕一鸣不信，找人证物证找不着，最后只好把他走时候的留念拿出来，硬给安应龙安上了这个罪名。我那会儿想，管它呢，反正姓安的不在，我说啥就是啥，你说我当时多造孽啊？